

紗帽山前

虹橋

那真是很獨特的：紗帽山前，常常不霧而虹。而且那種多彩的拱形橋並不一定懸在天際，有時就在山腰上畫一個綺麗的弧形，久久不散，好像你一攀登那座青翠的山也就能跨上那座艷明的橋。

有時，我漫步在紗帽山前，偶一仰首，竟然有那麼一個玲瓏的半圓橫在望中。凝視着那種奇妙的圖案，你一定會說是仙女在跳彩帶舞，你或是會說天神在築構行空的複道，你也會說是織女在製造錦繡綾羅。而我，我說那是你爲我築構的七色橋，以你有長長的智慧線的雙手。顏彩繽紛中，我正起步，作一次無止境的心靈旅程。

乳白色的面紗

是雲？是烟？抑是霧？就那樣自紗帽山前的谷底升起，白白的，輕盈盈的，氤氳繚繞，像一襲乳白色的面紗。一霎時，整個的紗帽山就被淹沒在一片乳白色的渾沌中。然後，那一片乳白色繼續擴張

、瀟灑，把整個的華岡做成一個半透明的世界。隱沒了玲瓏的樓閣；消失了遠近的花花樹樹。一切都變得隱約、朦朧、若實若幻，像一幅宋朝水墨畫般淡遠，像一首象徵派詩歌的神祕性。神祕總是富於吸引，那幾乎是不待證明的原理，於是我聯想到你，自然而然地。你就是那種霧裏的人，不容捕捉，莫測高深，神祕而富於吸引，不可抗拒地。

雨非雨

一定是菲諾私奔了，一定是宙斯從而長噓痛哭了，十多天以來，總是一院子的濛雨，一院子的長風。雨是一條垂直的河，自天上流瀉而來，澎湃浩蕩。風是一個隱形的巨人，猛搖着室內的門窗，室外的花樹。十多天了，一直是風滿樓，雨滿樓；十多天了！

而今天，只不時有一陣旋風吹過，但立刻就平息了。霪雨也已消聲斂跡，繼之以那種專屬於這山中的雨非雨，那是一種最小最小的水珠，是雨又非雨，似霧又非霧。淋不透衣裙但會沾濕你的頭髮，也怪惱人的。面對着那種雨非雨，我仍然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意欲——去尋找你，在雨非雨中。於是，我又走上了紗帽山前那一條路，今天它好慘淡，在陰霾的覆蓋下伸展。而我驚訝於自己的勇猛，居然會在一山的迷濛中徘徊。但是我立刻想起了波德萊爾的美的禮讚，他不是曾經說過：美使英雄變得怯懦，使孩子變得英勇？

是的，美能左右一切，操縱一切。假若人們以至美作為追尋的指標，雨非雨豈是一種屏障？